

珍藏版
绝世

蒋介石秘史

[下卷]

Jiangjieshimishi

孟端星 著

蒋氏家族秘史·蒋介石政治秘事·蒋介石身边的女人们
离奇的山城绯闻·南京重大决策秘闻·蒋介石垂暮未了心愿……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蒋介石 秘史

(下卷)

孟端星 著



58. 背叛了冯玉祥，冯玉祥说他“叛国降敌”；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又送他上西天

韩复榘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占据山东，成为有军队、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在与其他军阀派系的周旋中，特别是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表现出他绝不是人们传说中的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而是讲究谋略，有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并在必要时也相当会玩弄权术的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韩复榘跟随冯玉祥的西北军转战多年，后来投靠了蒋介石得以飞黄腾达。但是，韩与蒋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之间矛盾不断，冲突经常发生。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企图挟中央军势力扩大自己的军队，削弱其他军阀的军队。蒋介石的阴谋引起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的不满，会议不欢而散。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冯玉祥在此战中坐山观虎斗，以图从中渔利，而没有应蒋之请出关援助。但是，蒋桂战争却由于桂系将领的倒戈，以桂军迅速瓦解，蒋介石离间得胜而在4月初就结束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表现极为不满，两人之间产生矛盾。同时，蒋、冯之间又因争夺山东地盘、裁军及军饷待遇等问题上的冲突而使矛盾逐渐加深。



Jiang Tie Mi Mi

韩复榘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一直追随冯玉祥。他虽然性格傲慢，刚愎自用，但作战时勇猛强悍，冯玉祥为此非常赏识他。韩复榘从此一步步飞黄腾达。1925年11月，韩复榘奉冯玉祥之命率部援助敦松龄攻克天津。韩复榘因攻津之役战功卓著而被提升为陆军第一师师长，成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名声显赫的重要人物。

1926年，冯玉祥被迫下野，赴苏联。国民军连遭惨败，重新改编后，韩复榘升任第六军司令官。韩复榘、石友三所部都不愿随国民军而投靠了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很快回国了，并于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率部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冯玉祥为了使韩复榘、石友三回到自己的身边，一同北伐，声言对他们二位既往不咎。他们两人虽然回来了，但与冯毕竟有了隔阂。以后又因韩兼职被免、韩冯之间争夺地盘，使矛盾进一步加深。



这是1929年1月不欢而散的南京编遣会议。前排左二李宗仁，左四冯玉祥，左七蒋介石，左八阎锡山



传说有勇无谋的韩复榘，实际上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

冯玉祥军队内部的分歧给蒋介石造成了可乘之机。蒋介石对韩复榘、石友三分别进行收买。当韩复榘的先头部队刚到孝感时，蒋即派员慰问；当韩复榘抵达汉口时，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并高奏军乐，称赞韩为“常胜将军”。蒋介石还特别举行家宴，招待韩复榘夫妇。席间，蒋对韩礼待尤甚，嘉奖备至，连声称道。韩复榘受宠若惊。蒋介石还对他说，现在北伐已成功，不应再打内战。其实这全

是假话，蒋介石深知，蒋、冯之战势所难免，为此，在临别时，蒋介石送韩复榘 10 万元，韩高兴地接收了。

蒋介石为韩复榘举行的这次家宴，对韩影响很大，他既为蒋介石的虚言假意所迷惑，又为其金钱所利诱，从而对蒋备感亲切。他分析了蒋介石以及各派军阀的实力，预感蒋介石必将独掌大权。为了自己今后的前途，他下决心弃冯投蒋。

29 年 5 月中旬，冯玉祥为了集中兵力反蒋，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国民军放弃山东、河南，逐步西撤。韩复榘在会上不赞成冯玉祥的决定，遭到冯的严厉斥责。韩复榘非常气愤，遂决定与冯公开决裂。会后，韩即赴陕州。召开 20 师将领会议，重整旧部，密谋叛冯投蒋，并部署 20 师的两个旅和炮兵团由陕州的甘棠东进洛阳。这就是韩复榘叛冯的“甘棠东进”。



中原大战时，云集在柳河车站的蒋军

韩复榘到洛阳后，很快就与石友三和马鸿逵联系，准备与蒋通话。5月22日，韩复榘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之后，在洛阳发出叛冯投蒋的“养电”，宣称维持“和平”。第二天，韩复榘又以个人名义发出“梗电”，表示拥蒋。蒋介石见电，高兴异常，立即发“漾电”嘉奖，电中令驻豫、陕、甘等省的军队统归韩复榘指挥，任命石友三为讨逆军13路军总指挥，随后又向韩、石两人赠款500万元。在韩、石给蒋介石通电的当天，即22日，蒋下令讨冯。23日，宣布开除冯的党籍；24日，下令通缉冯玉祥。

韩、石的叛离对冯玉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连续多日，冯玉祥寝食不安，不断地咒骂自己，时常独自哭泣。由于这件事对他西北军也失去了信心。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西北军陷入了闭关自守的境地。

韩复榘投蒋后，来到河南，担任省主席要职。但是，韩复榘并没有被蒋介石的热情扶植而冲昏头脑，他清楚蒋介石不过是因



倒戈将军石友三

讨冯之战而暂时利用自己，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乘机扩充实力。韩复榘投蒋之初，原打算将石友三、马鸿逵两部都拉到一起，结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军事集团。但蒋介石也知道韩复榘不是自己的嫡系，对他只能是暂时优待，还要存有戒心，对韩、石、马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蒋委石友三为13路军总指挥，调往安徽；任命马鸿逵为15路军总指挥，调往徐

州，与韩分开。南京政府军政部对韩的军队拟用点名发军饷的办法，以防止他暗中扩充自己的实力，而韩复榘却要求军饷统一领取，自行分发，以扩大武装。南京政府处处干预，韩则相应找出对策，在军政设施及人事问题上，韩独断专行，并不完全按南京政府的命令办。

韩复榘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没有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对蒋以外的地方实力派也尽可能地拉拢，如与阎锡山、张学良、陈调元等保持着联系。因而在蒋冯之战、蒋唐之战、中原大战等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中，不甘心为蒋卖命，竭力保存自己的实力。

蒋、冯战争于1929年10月正式爆发，河南是主要战场。韩复榘不愿参战，甚至多次发电，声称要“解甲归田”，实际是要避免卷入战争漩涡，所部也撤到黄河以北。11月初，蒋介石利



用唐生智的部队将宋哲元为首的西北军打败。

在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的鼓励下，唐生智联合石友三举兵反蒋，蒋唐战争于12月爆发。韩复榘与石友三、马鸿逵在投蒋以后，深感受到歧视，乃秘密向唐接近，当唐与他们3人串联反蒋时，马立即去南京向蒋介石告了密。因此，韩、石两人成了蒋介石严密防范的对象，而马鸿逵则受到了蒋的信任。

在唐生智反蒋之初，韩复榘曾是唐的同盟者，并在反蒋战争中，韩复榘对石友三进行策援。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于阎锡山由联唐反蒋一变成为助蒋反唐，韩复榘见此情况，也转而反唐，被蒋任命为北路军总指挥，夹击唐部。唐生智被迫于1930年1月中旬下野。石友三再次投蒋。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桂、阎及全国各派形成一个反蒋阵线。韩复榘、石友三根据战势，密谋各投一方，以便胜负决定后互相提携。韩投靠蒋介石，石投靠了阎锡山。

蒋介石鉴于石友三两次叛变的教训，担心韩复榘与冯接战，韩再投冯，便顺水推舟，同意韩赴山东境内抵御晋军。同时蒋介石派亲信蒋伯诚为军事联络员，监视韩的行动。直到1938年，韩离开山东，蒋伯诚一直作为蒋介石的耳目从事监军的角色。

蒋介石在韩复榘入鲁后任命其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担任鲁北的防务。韩复榘深知要真正担负起鲁北的防务，会使实力大受损伤。为了保存实力作为政治资本，韩复榘在鲁北的几次战役中，采取消极的应付态度，最为主要的是在确保津浦路的交通问题上，韩竟然不予理会，最终酿造不得不东撤的局势。

韩复榘所部撤到胶东后，受到晋军的猛烈进攻，损失惨重，官兵情绪低落，韩通电下野。蒋介石派马鸿逵前去劝解，运去了大批军需物资给韩部。同时，援军也从青岛登陆，韩部士气顿时大振，投入到津浦路攻坚战中，后来又因张学良援助，阎冯联军失

败，中原大战才告结束。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委任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时，曾颇为踌躇。因为韩在战斗中，蓄意保存实力，与冯玉祥等藕断丝连，但由于此后还要利用他，又因有言在先，不好食言，就这样韩复榘登上了山东省主席的宝座。

身为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在山东的地位并不稳固。蒋介石对他也不信任，总想把他调出山东；控制华北的张学良也觊觎山东；盘踞胶东的刘珍年也伺机扩大地盘。韩复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蒋周旋。

1932年9月，韩复榘与刘珍年的大战爆发了。韩采取“先斩后奏”的方针。开战的第二天，他才向南京发电，声明自己是为民请命。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刘珍年部是蒋介石安排在胶东一带用来对付韩复榘的。他立即调两路大军援助刘攻打韩。但是在张学良通电声援韩复榘的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停止军事行动，把刘珍年部撤出山东。至此，山东战事平息。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韩复榘对山东的统治日趋巩固。韩为了把山东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与蒋介石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也从各方面对韩加以限制。

为了限制韩复榘的军事实力，蒋介石不允许他扩大军事编制。韩复榘为了扩充兵源，在军事编制不变的正规军之外设立了五路民团，这是一支实力雄厚又与南京政府相对独立的军事武装。

蒋介石为了限制韩复榘，在军饷问题上，本来答应每月给韩的军队军饷60万元，但是大多没有兑现。韩复榘采取断然措施，截留中央的税收。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寻找机会惩处韩复榘。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南京政府迁驻武汉，并准备进入四川。韩复榘在撤退同时，又与四川军阀刘湘和宋哲元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密报后，极其恼恨韩。那时韩复榘的举动事关大



Jiang Jie Shi Mi Shi



多次联合也多次反目的(左起)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

局，如果韩向北倒，和宋哲元连成一片，就会扩大“华北自治”的区域，加之刘湘拒蒋入川，南京政府就会处于危难的困境。毫无疑问，这是蒋介石杀韩的重要起因。

促成蒋杀韩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冯玉祥告发韩复榘“叛国降敌”的一封密信。

1937年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战。在紧急关头，冯接连3次打电话给韩复榘，要他速派兵增援前线，但韩阳奉阴违，按兵不动，使冯非常恼火。后来冯接到闻承烈的报告，说韩与日本武官石野密谈，冯更为恼火，大骂韩复榘。

当晚，冯玉祥把一封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副官冯纪法，让

其速去南京面交白崇禧转呈。冯纪法当晚到济南，第二天傍晚到了南京，次日早晨，他把冯先生的亲笔信交给白崇禧，并向白谈了前线的情况。白崇禧边听边记，并答应马上向蒋介石报告。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很快奉命接管了山东地区。但韩复榘处处给李设障碍，进行刁难，弄得李宗仁很难堪，李也接连不断地向蒋介石告发韩复榘。

此时，韩复榘的部下孙桐萱向蒋介石请求宽恕韩的过错。蒋介石对孙说可以考虑。可是孙桐萱回到山东驻地后，召集几位师长密商救韩办法，主张如果请求不行，就决定集结兵力，作强烈的抗争。这一情况被蒋伯诚掌握，并转报了蒋介石，加上李宗仁、白崇禧等都对韩愤愤不满，还有冯玉祥告发韩的亲笔信等，这使蒋介石杀韩复榘的决心最后下定，并精心策划了一个诱捕韩复榘的阴谋，即开封会议。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北方抗日将领会议”。韩复榘对赴会有些犹豫，但在蒋伯诚的怂恿下，决定赴会。参加会议的李宗仁、刘峙等北方部队师长以上军官80余人，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蒋在会上对这些高级军官训话说：“有些人不听命令，你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会听你的命令？”散会之后，韩复榘被捕，立即被押往汉口，24晚，韩复榘以违抗军令的罪名被处死。



59. 子弹般的脑袋和微笑，简直成了讽刺漫画。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又如何呢

格兰姆·贝克是一位美国画家。1940年他来到中国本来是要采风作画，结果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使他改变了初衷，他做了一名记者。他的文笔一如图画，对人物的描述尤为形象生动。以下便是他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为蒋介石勾画的一幅“特写”：

在战时中国的学校、剧院、旅店、饭馆以及政府机关的主要房间里，到处挂着委员长画像、照片、镜框像。到处看到他那剃得光光的秃头、脸带安详的信心和自鸣得意的微笑。即便在公路边村子的土墙上，也会有些由宣传队草率涂出来的这类画像。这些像一般着重画他那子弹般的脑袋和微笑，简直成了讽刺漫画了。其实，不管这些画像怎么渲染，蒋在他的臣民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顶多不过和那些画像在他们那辽阔的国土上所占的地位一样罢了。

尖刻的批评家把他称为嗜血的、自私的暴君，但我怀疑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了。说实话，他确实是暴君，是这样一个政府的建成者和头子。它一直压迫着几乎所有的人民。在私生活方面，尽

管有人在盛怒之下率直揭发过他的丑闻，但总的看来，他倒像个表现正经的人。或许可以这样评论：他最坏的方面是，他并非现代人。他受过一点西式教育，在日本住过军官学校，但几乎所有他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从他那农村中上层地主家庭出身找到根源。

我想，关于当个民族之父的种种无稽之谈他是信以为真的。

因为他出身于农村控

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而孔子的学说在这些人里恰好是最兴旺发达的。蒋在后来掌权的时候，甚至皈依了围绕着那些古代君主而臆造出来的神秘主义。他开始相信自己不仅是国家的首领，而且就是国家本身，就是中国。

也许，从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可以把这点看清楚，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每当一部分非共产党势力行将垮掉的时候，他们要想生存下来，就采取惟一的办法和共产党停战或达成妥协。此种趋势已十分明显，应该说，要把这场注定失败的反共战争打到底的只有蒋介石一个人。过分相信美国的物资援助可能对他做此决定有促进作用。但我想，在一切严肃问题上他都不会和共产党相处。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应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被劫持负责。



1943年10月，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
• (右)陪同蒋介石会见英国东南亚战区最高统
帅蒙巴顿



Jiang Jie Shi Mi Shi

那时，他不仅丢掉了面子，而且连假牙也丢掉了。

蒋把他自己混同于国家的趋向从他的最后几年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以自己的作风干涉了政府的各个部门，直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喜欢细看他那首都的报纸。每当他在一段消息中发现这样那样一点什么小小的反常事态时，他都可能就此做出重大政策决定。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他的独断专行就往往是愚蠢和有害的。这也同时把他下属的创造性给弄僵死了。既然他握有无限的处罚之权，下属们当然害怕做任何触犯他那仅存在于想像中的条律。于是一遇疑难，他们就什么都不干了。他手持一条由他自己铸造出来的权威的锁链到处乱管闲事。这样，就促进了锁链的毁灭。也许这就是一切个人独裁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喜欢挥舞手杖并用其打人的蒋介石与他的侍从人员在一起

蒋自认为超人的思想还给他的政府造成了另一个弱点，那就是腐化。他无疑想要他的政府忠诚而又高效率。但既然他高踞法律之上，就无法得知他那些假公济私，利用公职发财的亲友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对他，一般标准是不适用的。

蒋出身于地主的背景对他这种思想的成长也有哺育的作用。现时代以前的中国政府都像蒋政权那样，是由委任产生的。从西方的观点看，法制传统是很少的。掌权人违法是平常事儿，只要能把人事关系搞好，法只是拿来对付别人的。

使蒋取得成功的另一种地主传统是“规避法”，因为老统治者们一向是用“分而治之”的权术来处理一切问题的。我想以蒋介石这么个只受过可怜的一点教育，刚开始被那些崇高道德的假说所蒙蔽的人竟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一古老而又显见的权术，把他的国家的大部分集中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长达 20 年之久，才慢慢垮台，这真是现代史上少有的一场把戏哩！

但他用“规避法”获得的成功也同地说明他对现代世界的无知。他不懂现代世界还另有一种“淘汰法”在起作用。他不知止境。在当代，在中国这样一个灾难有增无已，自由、平等、民主、共产主义到处传播的国家，人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到头来，蒋所面对的现实必然是：要想有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府，惟一办法就是让人民成长。而对此，他却予以拒绝。

最后一件使他失败的事情还是与他那地主背景分不开的。因为，他根本不懂中国作为一个农民的国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中国人只是那 10% 至 20% 的中上层阶级，那就是城市居民加上在农村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他们都是识字的人。除了这个集团之外，他从未做过任何认真努力来取得其他人的支持。他的军事方法是静止的阵地战，是用以捍卫他那少数支持者之家庭所在的城市的。在这广大的农民国家，这些城市只不过是些斑斑点点而已。当共产党一旦起来领导中国革命时，他们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值得肯定的时刻。针对日本侵略军 1937 年 7 月 7 日制造的卢沟桥事变，蒋介石 7 月 17 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严正宣布中国的抗战立场。



20世纪20至40年代蒋介石的光头画像挂得到处都是，而且还几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年纪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妥善地应付他所遇到的问题了。也许这是因为现代中国已经成长得太复杂了，像蒋介石这样仅仅依靠传统手法的人是应付不了的。我刚到重庆就听说，蒋介石在去年冬天开罗会议上的表现，非常像是一个过时的人物。当时前往开罗的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中都包括了各种专家，以便在每一个将要讨论的问题上提供咨询。但规模很小的中国代表团却主要由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组成。蒋介石夫人当然随行，而无足轻重的黄仁霖居然也是代表团成员，他只是一个宫廷小丑，“新生活运动”的头头。有些对于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宋子文就是一例，近来委员

却首先争取了农民的支持，使他们占有了农村，于是城市活不下去了。

这样，蒋的臣民们就像一群小孩子，他们的父亲整天对他们教训说，要用道德和教养来使自己进步发展，而他们自己则却沉溺于那些成问题的、犯罪的、并肯定是自我毁灭的行为之中。许多中国人的行动表明他们深知此道，显然，就只得报之以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了。

几个月来，小道消息一直表明这位上了年